

Reader

培文读本丛书

世界文学理论读本



[美]大卫·达姆罗什 刘洪涛 尹星 主编

The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世界文学理论读本

[美]大卫·达姆罗什 刘洪涛 尹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理论读本 / (美) 达姆罗什 (Damrosch, D.), 刘洪涛, 尹星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8

(培文读本丛书)

ISBN 978-7-301-22852-4

I. ①世… II. ①达… ②刘… ③尹…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8080 号

书 名: 世界文学理论读本

著作责任者: [美] 大卫·达姆罗什 刘洪涛 尹星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852-4/I·265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328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理论与实践中的世界文学

[美国] 大卫·达姆罗什

导 读

大卫·达姆罗什 (David Damrosch)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就读于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 其间对文学理论、圣经研究和古代、现代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在本科的一门艺术史课上, 他偶然接触到了阿兹台克艺术, 这让他开始着迷于中美洲和墨西哥殖民地研究, 为此他学习了那瓦特语, 这也是他后来研究和工作的十二种语言之一。1980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 他就任于哥伦比亚大学, 讲授英语和比较文学, 直到 2009 年调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 担任系主任。1987 年发表第一部研究宗教叙事近东起源的专著《叙事盟约》(*The Narrative Covenant*, 1987) 之后, 相继出版了两部有关学术文化的著作《我们学者》(*We Scholars*, 1995) 和《思想的交汇》(*Meetings of the Mind*, 2000)。他与十一位编者合作出版了六卷本的《朗文英国文学作品选》(*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British Literature*), 2012 年已刊印至第五版。

达姆罗什着手编选《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2004) 的时候, 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究竟什么是“世界文学”? 这也成了《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 一书的主题, 他通过一系列文学作品的生产、翻译和流通的个案研究, 考察作品在超出本土文化范畴外的流通, 及其变化方式和翻译中的获益。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领域还出版了《怎样阅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2009), 《新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2010, 与陈永国、尹星合作主编), 《劳特里奇世界文学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2011) (合编者西奥·达恩 [Theo D'haen]、杰拉尔·卡迪尔 [Djelal Kadir])。达姆罗什还创办了世界文学研讨会, 每年聚集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探讨世界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届研讨会于 2011 年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

在任何人想要为其提出一种理论、甚至为其命名之前，世界文学早就作为一种实践形式而存在了。历史上，几乎很少有哪些文学能够脱离邻邦、或者更遥远的民族的创造活动而兴起。五千年前，苏美尔人和埃及人同时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体系，两者并行发展，并通过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商贸往来相互影响。当然，故事伴随着贸易而来，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中惟妙惟肖地描述了这个过程。小说以马可·波罗的印度和中国游记为蓝本，在卡尔维诺的描述中，波罗是忽必烈汗的使臣，他为帝王描述了广袤疆域里一座座遥远而又奇异的都市，其中就有“贸易之城”欧菲米亚，来自七个国家的商人每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都会聚集在这里。波罗告诉可汗：

到欧菲米亚来绝非只为做买卖，也为了入夜后围着集市四周围起的篝火堆，坐在布袋或大桶上，或者躺在成叠的地毯上，聆听别人所说的诸如“狼”、“妹妹”、“隐蔽的宝藏”、“战斗”、“疥癣”、“情人”等词语以及他们自身经历的这类故事，……你知道在归程的漫漫旅途上，为了在驼峰间或平底帆船舱内的摇摇晃晃中保持清醒，你会再度翻出所有的记忆，那时你的狼会变成另一只狼，你的妹妹会变成另一个妹妹，你的战斗也变成另一场战斗。^[1]

世界文学最初的形式很可能就是在这种贸易路线上互相讲述的故事，而这种形式比文字的发明要早得多。

一旦诗人和讲故事的人能够用文字加以记录，文学作品就变成了商品，就可以真正地放进鞍囊，装入船舱，进行买卖和交易。巴比伦、埃及和希伯来文明传统的相似性表明，古代近东的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持续的文学交流，诗歌本质的相似性从美索不达米亚向东一直延续到伊朗和印度。长久以来，世界不同文学通过多种传播和影响的途径保持联系。丝绸之路等贸易路线、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海运航线构成了有效的传播网络，又在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些世界宗教的兴盛也产生了大量文字资料，常常将读写本身引入先前的口述文化。帝国的兴衰也是刺激跨文化文学关系的因素，有时会压制地方文学传统，有时也通

[1] 伊塔洛·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文集：命运交叉的城堡等》，张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过新的创造性方式激发这些传统。

汉字在东亚的传播使中国诗词成为跨民族文学体系的中心。尽管相对而言中国作家不太关注他们作品所处的更广阔的语境，韩国、日本和越南的作家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参与的区域文学世界。一千年前紫式部用日语创作的《源氏物语》包含了很多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的典故，在第一回当中，向源氏父皇献计献策的人就有（很可能来自印度的）占星家和韩国的相面术士。至少从唐朝早期开始，中国诗人自己也熟悉了更为广阔的文学环境。玄奘在7世纪中叶将印度佛教经文引入中国的同时，他的“西行之旅”带回了大量手稿，引发了一次翻译和改写的热潮，文本的来源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边界。新儒学思想家陆象山（1139—1192）早在12世纪就表达了一种真正世界性的文学视角，“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2]。

玄奘和他的后继者们从印度带回来的手稿并非都是经文。这里仅以一部早期重要文献，也就是梵语的民间故事集《五卷书》为例。这些著名的动物寓言有时传达一种宗教教义，但更多时候讲述一个狡猾的家伙如何用智慧甚至骗术胜过对手的故事。这些故事译成汉语和藏语后，又在东亚进一步流传，译成蒙古语、爪哇语、老挝语。这些故事也在很早的时候就从印度传向西方。《五卷书》动物寓言的一些不同版本也出现在希腊的伊索寓言里。公元570年，《五卷书》被译为波斯语，750年又转译成阿拉伯语，成为阿拉伯世界里的第一部重要韵文故事《卡里来和迪木乃》（*Kalila wa Dimna*）。在穆斯林占领时期的西班牙，《五卷书》又在11世纪从阿拉伯语译成希伯来语，接着又从希伯来语译成拉丁语。拉丁译本在欧洲传播又引发了更多的翻译；1483年古登堡出版社出版的德语版本是早期的大众读本之一，17世纪法国作家拉封丹也改写了一些《五卷书》的寓言。同时，阿拉伯商人把这些故事带到东非，之后又通过西非的黑奴传到美国。19世纪作家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笔下的老奴雷木斯大叔将这些故事娓娓讲来，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儿童都在聆听《五卷书》的寓言故事，虽然他们对这些故事的古印度渊源一无所知。正像卡尔维诺的马可波罗告诉忽必烈汗的，一只狼变成了另一只狼，一个妹妹变成

[2] 陆象山：《陆象山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转引自 Zhang Longxi, “Qian Zhongshu as Comparatist”, in Theo D’haen et al.,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2011), pp. 81—88, p.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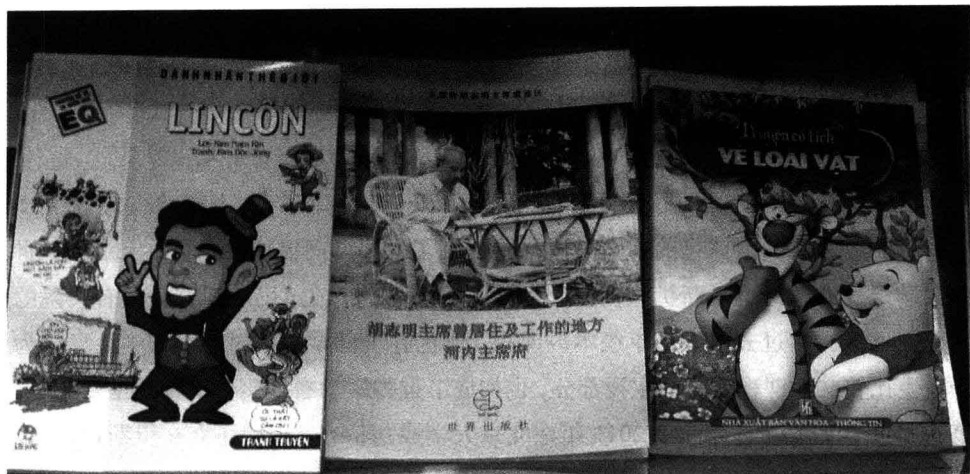
了另一个妹妹，一场战斗也变成了另一场战斗。

因此，世界文学的现象比当今作为大多数文学研究基础的现代国别文学早好几个世纪。但说来矛盾的是，恰恰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促使 19 世纪的学者开始直接思考跨民族文学的关系并成为新兴的比较文学学科的核心主题。这种比较研究常常涉及相对而言有限的两三个民族传统，这些相对自主的实体根植于一种民族语言，只在一定程度上才参与到文学的跨国贸易中来。但同时也有一些思想家开始用真正的全球视野看待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推广了德语的“Weltliteratur”，他思考这个概念的时候正在读一本中国小说，同时也在读波斯诗歌和法国诗歌。本书收录的歌德同其学生艾克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 的对话就记载了这一事实。本书还收入了哈奇森·麦考利·波斯奈特 (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 在他的先驱性著作《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1886) 中探讨世界文学的篇章。波斯奈特是位爱尔兰学者，这部书是他去新西兰任教之前发表的，书中他广涉中国、日本、印度、中东和欧洲文学，并指出世界文学早在现代国家诞生之前的古代帝国就已经出现了。

19 世纪以来，作家逐渐开始将自己的作品置于世界舞台，进入 20 世纪，中国批评家开始探讨世界文学概念。随着国别文学与跨国文学研究的紧密关联，汉语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首部现代中国文学史——黄人 (1866—1913) 1907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同年，这个概念也出现在从日语转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当中，马克思、恩格斯的“Weltliteratur”术语通过日语转译为“世界之文学”(literature of the world)^[3]。五四作家通过旅行和国外学习(比如胡适)或者翻译，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国际化，其中以鲁迅翻译的日语和德语作品最著名。

从那时起，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世界文学研究注入了全新的动力。当代作家可以面向全球市场写作，早期作家也可以出现在新的、有时甚至难以置信的全球语境；世界文本涌入本土市场的时候，作家在本国也会发现自己加入了意想不到的行列。本书扉页的照片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2011 年 3 月我在河内的胡志明博物商店拍下了这张照片。商店橱窗里同时出售一本介绍胡志明的汉语书、一本有关亚伯拉罕·林肯的儿童读物和一本动物故事集——它可能是《五卷书》的后代。尽管故事本身是

[3] 黄人也把“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作为词条一起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辞典》(1911)的教育章节。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张珂提供的这一信息。



越南河内胡志明博物馆商店橱窗，2011年3月

越南语写的，但书的封面却印着迪士尼动画的维尼熊。相反，林肯传则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国化，却表现了东亚区域内持续的文学流通：这部讲述林肯生活的越南语儿童读物译自韩语，其内容以日本漫画的形式呈现。

胡志明出现在这个组合中乍一看会觉得奇怪，但这实际上是他一生都积极参与的文学全球化进程的逻辑结果。封面的照片里，胡志明正在奋笔疾书，他没有坐在简朴的室内办公室，而是像古代诗人一样坐在花园的竹椅上。胡志明生活在传统的东亚文学世界走向新的全球性革命行动主义的过渡时期。他用古汉语做诗，用越南语写当地使用的演讲稿，用法语撰文参与欧洲的反帝运动。这本书由世界出版社出版也恰如其分。

过去二十年来，文化和政治的重组为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国家打开了世界文学之门。过去，作品通常从帝国中心向边缘区域扩散（从中国到日本和越南，从伦敦到澳大利亚和肯尼亚），但越来越多元化的文学景象让小国作家迅速获得了世界声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五十六种文字，他在外国的读者比在土耳其的读者多得多。旅行、移民、出版等日趋复杂的情形使得“民族”语言和文学的特征也越来越国际化。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长期生活在法国，也成为法国公民，但他一直用汉语写作。文化混杂性也表现在中国自身的边境内，中国西藏作家扎西达娃（Tashi Dawa）的汉

语作品就融合了西藏民间传说和国际魔幻现实主义的因素。小说家哈金在中国出生成长，但后来在美国生活执教几十年，用英语创作。他的作品在美国多次获奖，包括国家图书奖，但他的创作主题却一直都围绕中国。或许应该把他看做美国和中国作家，而不仅仅是其中之一。

从中国和越南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教师和学者无不思考、探索和呈现世界文学关系的新方式。全球化的聚合力进一步加剧了世界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和冲突，世界文学课程的视野也不断扩张，超越了传统西欧核心或前殖民地及其殖民者关系的范畴。世界文学过去属于低年级本科课程，现在有关世界文学的考察和争论已成为研究生比较文学课程设置的主要部分，也构成了世界文学暑期研讨课程的主要内容。第一届世界文学研讨会已于2011年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日后还会在伊斯坦布尔、哈佛大学等地继续举行。

这些发展也提出了严肃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世界文学视野的迅速扩张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都对它进行了批判：一种认为世界文学真正的全球研究是不可能的，另一种认为这种研究轻而易举。所有世界文学的学者和教师都必须面对方法、方式和视角的问题。我们如何在一两种文化中找到充分的证据？对于这些可供阅读的文化传统，我们如何进行明智的选择？相反，一旦选定了阅读对象（大多时候依赖于翻译）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对复杂作品的肤浅浏览？如何避免将本国文化价值简单投射到广阔的世界？如何面对作品流通和我们自己所处的不平等的文化、政治、经济环境？歌德的“Weltliteratur”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它包含哪些文学？什么样的世界观？），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在不同语言中的变体，孟加拉语的 vishwa sahitya，俄语的 mirnaia literatura，土耳其语的 dünya edebiyati 和汉语的“世界文学”？

本书收录了十八篇探讨这些问题的重要文章。第一部分“起源”包含了歌德与艾克曼就世界文学概念的影响深远的讨论，以及约翰·皮泽近来的一篇文章，回顾歌德对“Weltliteratur”的理解及其所处时代。接着是两篇写于19世纪末探讨世界文学定义的重要文章：波斯奈特的选篇表达了他的世界文学的广阔视野，丹麦比较文学学者乔治·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则忧心忡忡。他从北欧边界的小国出发，提出了世界不同国别的作家面临的不平等待遇：来自小国的、特别是没有用主要世界语言写作的作家，要获得世界声誉会面对更大的困难，而来自法国等文化政治强国的作家，即使不那么出色，在世界舞台上也比较容易获得成功。波斯奈特和勃兰

兑斯的文章已经预见到全球化喜忧参半的后果和权力与影响力的差异性，这些讨论一直延续至今。第一部分最后收入了两篇亚洲学者撰写的具有开拓性的世界文学宣言。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在文中谈到世界文学代表的普世价值——这一观点符合以服务地方为目的的策略，反对英国通过分化和征服的方式实现对在印度的殖民占有和统治。五四知识分子郑振铎在1921年发表的《文学的统一观》一文中强调要研究超出国家甚至区域边界的文学的必要性。

本书的核心部分包含八篇论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的文章。第一篇是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二战后写的一篇探索性文章。他逃出纳粹德国后，一直在伊斯坦布尔任教，战后移居美国。奥尔巴赫在文中思考的问题是：面对周围兴起的大众消费文化，歌德提出的精英作品在全球流通的设想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第二篇是法国汉学家、比较文学学者艾田伯(René Etiemble)写于20世纪70年代中的文章，考虑到战后世界格局的重组，特别是东亚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影响，艾田伯对重新思考文学研究的可能性持比较积极的态度。

之后的三篇文章从系统论的角度考察世界文学。著名法国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论文建立在其著作《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的基础上，她借用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来描述国际竞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和民族都置身于世界文学的地图，边缘区域的作家必须通过文化中心传播自己的作品。意大利/美国文学理论家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达尔文进化论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开创的“世界体系理论”基础上探讨小说在全球的传播。同卡萨诺瓦一样，莫莱蒂认为当今的文学世界是“整一的不平等”体系。第三篇是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广受关注的论文，她探讨了前述以及其他世界体系理论应用的价值和局限。

随后收录的我自己的论文考察了当前文学经典的不平等体系。我在文中指出，文学研究范畴的拓展没有消除传统的文学经典(或不同国家的不同经典)，相反，以多种方式强化了这些经典，但同时也介绍了大量“反经典”的人物。其中一些作家进入了新的超经典范畴，正如富人在全球市场上变得更加富有。阿米尔·穆夫提(Aamir Mufti)的文章考察了后殖民研究和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东方主义学说首次将世界文学纳入帝国试图了解和掌握非西方世界这一宏大计划的共同视野当中，世界文学学者必须与其东方主义传统达成共识。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篇收入美国杰出的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论翻译研究的

论文。比较文学曾忽视翻译学科，因为原则上比较文学学者只研究他们能够阅读原著的作品，但现在世界的文学种类已经远远超出任何人的语言能力，翻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转向亚洲在当今世界文学经济中的地位——正如安德鲁·琼斯 (Andrew Jones) 所说，在文学和文化政治方面，中国都处于模棱两可的位置。在接下来的文章当中，宇文所安考察了“世界诗歌”的当代概念，并用商场里的美食广场作为类比，着重探讨了翻译中的中国诗歌在海外的传播。在这些宏观讨论之后，张英进的论文具体研究高行健翻译的传播问题，特别是当出版商和支持者把他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后。唐丽园 (Karen Thornber) 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中研究现代东亚密切的跨文化交流。该文基于她的著作《运动中的文本帝国》(*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这部专著获得了比较文学和亚洲研究领域的国际大奖，为超越比较文学和区域研究间的严格界限，为世界文学在民族、区域和世界的层级上和层级之间的新型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

刘洪涛在结语部分综合分析了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与当代中国的相关性。可以说，作为中美两国编者共同合作的产物，这部文集本身就是世界文学在学术界的对等物，而中国和美国也是当今世界文学发展最为活跃的国家。本书出版之际，编者希望它能满足读者的理论兴趣，为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并在未来引发持续的探讨、争论与合作。

(尹星译)

目 录

导言：理论与实践中的世界文学	[美国] 大卫·达姆罗什	3
一 世界文学的起源		1
歌德论世界文学	[德国] 歌德	3
世界文学的出现：歌德与浪漫派	[美国] 约翰·皮泽	6
世界文学	[英国] 哈奇森·波斯奈特	30
世界文学	[丹麦] 乔治·勃兰兑斯	47
世界文学	[印度] 泰戈尔	53
文学的统一观	[中国] 郑振铎	65
二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		77
世界文学的语文学	[德国] 埃里希·奥尔巴赫	79
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	[法国] 勒内·艾田伯	90
作为一个世界的文学	[法国]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	106
世界文学猜想 / 世界文学猜想 (续篇)	[美国] 弗朗哥·莫莱蒂	123
文学的世界体系	[美国] 艾米丽·阿普特	143
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	[美国] 大卫·达姆罗什	159
东方主义与世界文学机制	[美国] 阿米尔·穆夫提	171
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	[美国] 劳伦斯·韦努蒂	203
三 世界文学与中国		213
“世界”文学经济中的中国文学	[美国] 安德鲁·琼斯	215
前进与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	[美国] 宇文所安	233
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文化翻译：		
有关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定位的问题	[美国] 张英进	247
反思世界文学中的“世界”：		
中国大陆、台湾、东亚及文学接触星云	[美国] 唐丽园	262
结语：世界文学观念的嬗变及其在中国的意义	[中国] 刘洪涛	280

CONTENTS

Introduction: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David Damrosch	3
Part One: Origins		1
Conversations on Weltliteratur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3
The Emergence of Weltliteratur: Goethe and the Romantic School	John Pizer	6
World Literature	Hutcheson Posnett	30
Weltliteratur	Georg Brandes	47
World Literature	Rabindranath Tagore	53
A View on the Unification of Literature	Zheng Zhenduo	65
Part Two: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77
Philology of Weltliteratur	Erich Auerbach	79
Should We Rethink the No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René Etiemble	90
Literature as a World	Pascale Casanova	106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More Conjectures	Franco Moretti	123
Literary World Systems	Emily Apter	143
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canonical, Hypercanonical Age	David Damrosch	159
Orient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 of World Literatures	Aamir Mufti	171
World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awrence Venuti	203
Part Three: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a, China in the World		213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Literary Economy	Andrew F. Jones	215
Stepping Forward and Back:		
Issu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World” Poetry	Stephen Owen	233
Cultural Translation between the World and the Chinese:		
The Problematics in Positioning Nobel Laureate Gao Xingjian ...	Zhang Yingjin	247
Rethinking the World in World Literature:		
East Asia and Literary Contact Nebulae	Karen Thornber	262
Conclusion: The Conceptual Changes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China	Liu Hongtao	280

一 | 世界文学的起源

- ✦ 歌德论世界文学
- ✦ 世界文学的出现：歌德与浪漫派
- ✦ 世界文学
- ✦ 世界文学
- ✦ 世界文学
- ✦ 文学的统一观

歌德论世界文学

[德国] 歌德

导 读

歌德(1749-1832)是世界文学的伟大代表,也是系统表述这个概念的第一人。尽管同时代的赫尔德和斯塔尔夫夫人等人也都研究过世界文学的不同方面,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个术语却是歌德首创的。歌德之所以能够提出世界文学观念,得益于他广博的兴趣和天才的洞察力。作为如饥似渴的读者和富于创造力的作家,歌德早年学习罗马风格创作过情爱组诗《罗马哀歌》(1798),晚年又模仿波斯诗人哈菲兹的风格创作了组诗《东西诗集》(1819)。他应用几种语言广泛阅读,并更广泛地借助译本阅读。他着迷于文学的国际流通。

因为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写作,歌德强烈地意识到,德国缺乏其主要对手法国和英国具有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力量;而通过流通,他自己的作品,像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诗剧《浮士德》,能够到达远比国内众多的读者手中;同时,阅读外国作品能给一位作家以新鲜的刺激。歌德意识到,对于缺乏悠久、伟大民族文学传统的德国作家,这些是尤为重要的。

歌德从未就“世界文学”观念发表过长篇大论,但在生命晚年,他在不同语境中一再提及它。本书选录了他关于世界文学的最重要的言论,其中最意味深长的是他对秘书艾克曼阐述的世界文学观念。艾克曼在1837年出版了记录有这些言论的《歌德晚年谈话录》(1837),这部著作在随后的数十年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它本身也成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使世界文学观念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一、我在法国报刊上介绍的那些情况,其目的绝不仅仅是回忆我的过去,回忆我的工作,我是怀着一个更高的目的,现在我想谈的就是这个目的。人们处处都可以听到和读到,人类在阔步前进,世界关系以及人的关系前景更为广阔。不管

总体上这具有什么样的特性，而且研究和进一步界定这一整体也不是我的职责，但我仍然愿意从我这方面提醒我的朋友们注意，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我们德国人在其中可以扮演光荣的角色。所有的民族都注视着我们，它们称赞我们，责备我们，它们吸收和抛弃我们的东西，它们模仿和歪曲我们，它们理解或误解我们，它们打开或关上它们的心。凡此种种我们都必须冷静地接受，因为整体对我们具有巨大的价值。

(1827年)

二、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了令人高兴的一步。在这里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它将在这伟大的聚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

(1827年)

三、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

(1827年)

四、其次，这里应当指出，我所说的世界文学将会顺利形成，假使一个民族内部的分歧能够通过别的民族的见解和判断予以化解的话。

(1827年10月)

五、那些读者会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杂志，将会最有效地为促进众望所归的世界文学作出贡献。我们想只重复这么一点：这并不是说，各个民族应该思想一致；而是说，各个民族应当相互了解，彼此理解，即使不能相互喜爱也至少能彼此容忍。

(1828年)

六、我们大胆宣布有一种欧洲的，甚至是全球的世界文学，这并不是说，各种民族应当彼此了解，应彼此了解它们的产品，因为在这个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早已存在，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并且在不断更新。不，不是指这样的世界文学！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充满朝气并努力奋进的文学家们彼此间十分了解，并且由于爱好和集体感而觉得自己的活动应具有社会性质。

(1828年)

七、现在一种世界文学已经开始，在这一时刻，如果仔细观察，德国人失去的最